

前后汉故事新编

林汉达编写



前后汉故事新编

林汉达编写

下

中 华 书 局

1978年·北京

71. 灌夫罵座

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兄弟，汉武帝的舅舅。只要看他滴溜溜的两顆眼珠子，就知道他是个机灵鬼。他个儿又矮又小，嘴又长又尖，活像一只田鼠，連那几根松毛胡子也像长在耗子嘴上的。他很会奉承汉武帝，汉武帝把他当作心腹。外甥不相信娘舅相信誰呀？从前有太皇太后竇氏跟他意見不合，汉武帝还不敢重用他。太皇太后死了以后，汉武帝就拜他为丞相。当初田蚡是在丞相竇嬰的手底下，謙虛得不能再謙虛。他把竇嬰当作爸爸看待，动不动老跪在他跟前听候吩咐。現在竇嬰失了势，田蚡做了丞相，就驕傲得不能再驕傲了。一般大臣也真乖，哪一家得势，就往哪一家钻。田蚡的家里唯恐钻不进去，竇嬰的家里簡直沒有客人了。不离开他的只有一个灌夫。他是个將軍，在平定七国内乱中立过大功。他倒跟竇嬰越来越亲密了。

田蚡听说竇嬰在城南有不少田地，就派門客去給他传話，希望竇嬰把那些田地让給他。竇嬰可火儿了。他說：“我老头子虽說沒有用，丞相也不該夺人家的田地呀！”那个門客还直囉嗦。刚巧灌夫进来。他一听是田蚡要夺竇嬰的田地，就把那个門客狠狠地教訓了一頓。

那門客胆儿小，怕把事情鬧大。他回去对田蚡說：“魏其侯〔就是竇嬰〕已經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还能带着地皮进棺材嗎？丞相不如再等一个时期，等他死了，再要那块地也不晚。”田蚡只好不提了。偏偏有人向田蚡討好，沒事閒嗑牙，把灌夫訓斥他門客的話有枝添叶地学舌了一遍。田蚡听了，气得尖嘴里的两颗門牙都露出来。他說：“这一釘点儿土地也不在我眼里，可是他們两个老不死的这么不懂事，看他們还能活上几天！”他上了一个奏章，說灌夫的家庭在本朝有罪，应当查办。汉武帝說：“这原来是丞相分内的事。”所以田蚡就打算逮捕灌夫和他的家族。

灌夫得到了这个信儿，也准备告发田蚡灑上受賄的事当作抵制，先派人向田蚡透个风声。原来当初淮南王刘安来朝見汉武帝的时候，田蚡到灑上去迎接他。他們俩挺有交情。田蚡对淮南王說：“皇上沒有儿子，大王是高皇帝的长孙，又能注重仁义，天下人誰不知道？一旦皇上晏駕，大王不即位，还有誰呀？”淮南王刘安高兴得了不得，送了很多的财宝給田蚡，托他随时留心。两个人的秘密話偏偏給灌夫探听到。这会儿田蚡得到了灌夫要告发灑上受賄的事情，自己先心虛。他只好托人去跟灌夫和解。

田蚡又討了一个老婆，立为夫人。王太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，要替她兄弟大大地熱鬧一番，就下了詔书，吩咐諸侯、宗室、大臣都到丞相府去賀喜。

竇嬰約灌夫一块儿去。灌夫說：“我得罪过丞相，虽说有人出来調解了一下，到底是面和心不和的。还不如不去。”竇

嬰劝他，說：“冤仇宜解不宜結。上回的事已經調解開了，这回正該趁着賀喜的机会，彼此見見面。要不然，怕他以为你还生着气啊。”灌夫只好跟着寶嬰給田蚡賀喜去。

他們到了丞相府，只見門外和附近这一溜儿已經挤滿了車馬，长安的熱鬧劲儿全湊到这儿來了。他們倆到了大廳上，田蚡出來迎接，彼此行禮問好，誰也不像是冤家。大伙儿閒聊了一会儿，就挨着个儿坐下。酒席上，田蚡首先向來賓一个一个地敬酒，每个人都离开位子趴在地下，表示不敢当。赶到他們的老前輩、老上司寶嬰去敬酒，只有几个人离开座位，剩下的人仅仅把屁股挪动一下就算了。灌夫看着这批人这么勢利，心里直罵他們是两条腿的狗。

輪到灌夫向田蚡敬酒的时候，田蚡不但不离开座位，还說：“不能滿杯。”灌夫笑着說：“丞相是当今貴人，难道酒量也貴了嗎？請滿杯！”田蚡不答应，勉强喝了一口。灌夫心里尽管不高兴，可也不好发脾气。赶到他敬酒敬到灌賢面前，灌賢的嘴正湊着程不識的耳朵說話，沒搭理他。灌夫再也忍耐不住，就借他出气，罵着說：“你平日譏笑程不識連一个子儿也不值，今天長輩向你敬酒，你理也不理，只管唠唠叨叨地跟別人說話！”

灌賢還沒回嘴，田蚡先发作起来了。他說：“程將軍跟李將軍是联在一起的，你在大众面前辱罵程將軍，也不給李將軍留点餘地嗎？”

灌夫罵的是灌賢，頂多牽連到程不識，怎么把李广也拉了进去啊？这是因为李广的威信高，田蚡故意挑拨一下，让灌夫

多得罪几个人。灌夫已經犯上牛性子来了，哪儿还管这些个。他挺着脖子，說：“今天要砍我的脑袋，挖我的胸膛，我也不怕！什么程將軍、李將軍的！”

竇嬰連忙过来，扶着灌夫出去。客人們瞧見灌夫喝醉了酒，鬧得不像样子，只怕連累到自己头上来，就站起来打算溜了。田蚡对大伙儿說：“这是我平日把灌夫慣坏了，以致得罪了諸君。今天非懲办他一下不可。”他吩咐手下人把灌夫拉回来。有人出来劝解，叫灌夫向田蚡賠不是。灌夫是桑木扁担，宁折不弯，怎么肯向田蚡低头呐？他們擰着灌夫的脖子，叫他跪下去。灌夫一死儿不依，俩手一掄，把他們推开。田蚡吩咐武士們把灌夫綁上，押到監獄里去。客人們不欢而散，竇嬰也只好回去。

田蚡上个奏章，說：“我奉了詔书办酒請客，灌夫當場罵座，明明是不服太后，应当灭門。”他不等汉武帝批示下来，就先把灌夫全家和族里的人全都逮来，关在監獄里。灌夫也要告发田蚡受賄、謀反的大罪，可是他关在監獄里，里外不通消息，怎么还能告发別人呐？

竇嬰回到家里，当时就写起奏章来。他夫人拦住他，說：“灌將軍得罪了丞相就是得罪了太后一家。你的脑袋就是鉄鑄成的也不能去碰他們。”竇嬰說：“我不能看着灌夫遭毒手，不想办法去救他啊。”

汉武帝看了竇嬰的奏章，召他进宮，問个明白。竇嬰說：“灌夫喝醉了酒，得罪了丞相，这确实是他的不好，可是並沒有死罪。”汉武帝点点头，还請他吃飯，对他說：“明天到东朝

廷〔就是太后住的长乐宫〕去分辯吧。”竇嬰謝过汉武帝，退了出來。

第二天，汉武帝召集大臣們到東朝廷審問這件案子。竇嬰替灌夫辯白，說他怎麼怎麼好，就是喝醉了酒，得罪了丞相，也不應該定他死罪。田蚡控告灌夫；說他怎麼怎麼不好，應當把他處死。竇嬰跟田蚡兩個人就打起嘴仗來了。

汉武帝問別的大臣們，說：“你們看哪一個道理對。”御史大夫韓安國說：“灌夫在平定七國叛亂的時候，立了大功。當時他身上受傷幾十處，還拚死殺敗敵人。他是天下的壯士。這次因為喝醉了酒，引起爭鬧，究竟沒有死罪。丞相說灌夫不好，也有道理。到底應該怎麼辦還是請皇上判決。”主爵都尉汲黯是個直腸子，他始終支持竇嬰，替灌夫辯護。內史鄭當時也說竇嬰的話不錯。他還替灌夫辯護。後來他瞧見田蚡向他擰眉毛、瞪眼睛，就又同意了田蚡的話。

汉武帝責備鄭內史，說：“你前言不搭後語，這麼反反覆覆的是什麼意思？我真想把你砍了！”吓得鄭內史直打哆嗦。別的大臣們都不敢發言。汉武帝很生氣，袖子一甩走了。他一走，大臣們也都散了。

汉武帝進去向王太后報告。王太后已經知道了韓安國、汲黯他們都向着竇嬰，不願意幫助田蚡，悶悶不樂，飯也不吃。她一見汉武帝進來，就把筷子一摔，怒氣勃勃地對他說：“我今天還活着吶，你就讓別人這麼欺負我兄弟；趕明兒我死了，他還活得成嗎？你難道是個木头人？怎麼不出個主意？”汉武帝連連向王太后賠不是。他馬上吩咐御史大夫把竇嬰也押起來。

办理这件案子的官員們一見汉武帝連竇嬰也要办罪，他們忙着向田蚡討好，把灌夫定了死罪，还要把他全家灭門。竇嬰得到了这个消息，急得只会跺脚。忽然想起汉景帝曾經給他一道詔书，說：“碰到沒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可以破格上书。”竇嬰就上了一个奏章，把汉景帝特别恩待他的那句話也写进去了。这个奏章一上去，汉武帝叫大臣查档案。他們找不到这个詔书的底子，就說那藏在竇嬰家里的詔书是假造的，他們把竇嬰判个欺君之罪，应当砍头。汉武帝明明知道这些人有意要害死竇嬰，把这件案子暂时擱下，先把灌夫杀了再說。

汉武帝杀了灌夫，又把他全家灭了。他想这么一来，总可以对得起母亲和舅舅了。他还想过了年把竇嬰免罪。田蚡只怕竇嬰不死，将来还有麻煩。他花了些黄金，叫人暗中造謠，說竇嬰在監獄里毀謗皇上，說皇上是个昏君。謠言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，他立刻下令把竇嬰也砍了。

灌夫和竇嬰都死了，矮个儿田蚡好像长了半截，更加威风。可是說起来也真新鮮，田蚡忽然得了一种怪病。他只覺得渾身发疼，疼得不停地叫喚。这种怪病，医生沒法治。田蚡的新夫人哭哭啼啼地請汉武帝想办法。汉武帝一想，既然沒有一个大夫能治这号怪病，不如派个方士去替他求求神吧。那个方士倒是个有心人，他一見田蚡，就說：“有两个鬼拿着鞭子在丞相身上使劲地抽打。”不用說这准是屈死鬼竇嬰和灌夫。过了三五天，田蚡渾身发肿，喊了几声“饒命”，“饒命”；滚到地下，嚥了气。

朝廷上死了几个人，在汉武帝看来也算不了什么，巴蜀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朝廷，这倒不能不想个办法快点去对付。

72. “夜郎自大”

北方有匈奴不断地侵犯边界，中原有大河泛滥，造成了大水灾，朝廷上有大臣们互相倾轧，南方有巴蜀的百姓不服朝廷，纷纷谋反。这么乱糟糟的天下可叫汉武帝怎么办？好在汉朝从文帝、景帝到这时候五十年当中，天下太平，粮食、布帛堆积如山。有了财物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为了平定巴蜀，扩大西南方面的地盘，汉武帝是不怕多用些财物的。

所谓西南方是指巴蜀以外的西南地区。那边有六十多个部族，其中最大的有夜郎〔在贵州省西部〕和滇国〔就是云南省旧云南府地〕。从前在楚威王的时候，楚国的将军庄蹻平定了滇池一带几千里地方，那些地方算是属于楚国的了。可是那边庄蹻还没回报楚威王，楚国这边的黔中郡已经给秦国夺了去，断绝了交通。庄蹻就留在那儿，依从当地的风俗，换上土人的服装，变成滇人，做了滇王。秦始皇曾经修了一些栈道，派官员去管理那个地方。到了汉朝，就把滇国放弃了。可是巴蜀的商人还不断地跟他们做买卖，拿布帛去换他们的羊毛、马和牦牛〔牦 máo〕。

后来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去征伐閩越王的时候，王恢曾经派鄱阳令唐蒙去安撫南越。南越王赵胡大摆酒席招待。

蒙，唐蒙吃得很有滋味。其中有一种調味品叫枸醬〔蜀地的产品，胡椒科，味辣；枸 jǔ〕，味道特别好。唐蒙就问：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赵胡說：“从牂牁〔zāng-gē 在贵州省遵义、石阡、思南等县一带地方〕那边运来的。”

唐蒙又問：“这么远的道儿怎么运呐？”赵胡說：“是用船运来的。这儿有一条牂牁江〔牂牁江，就是濛江，由貴州、云南、广西流入广东为西江〕，江面有好几里寬。这条江就是通牂牁的。”唐蒙的兴趣可并不在枸醬上，他是想找出一条更方便的道路直通南越。

唐蒙回到长安，碰到了一個蜀地的商人，說起牂牁出产的枸醬味道不錯。那商人說：“枸醬不是牂牁出的，这玩意儿是我們蜀地的特产，是我們那边儿的商人偷偷地在边界上卖给夜郎，再由夜郎卖给南越的。”唐蒙这才知道从蜀地动身经过夜郎可以直通南越。

夜郎地方的牂牁江有一百多步寬，可以通小船。南越曾經拿財物去引誘夜郎，叫他們归附南越，可是夜郎不願意。唐蒙就想去联络夜郎，再由夜郎去收服南越。上回汉武帝称赞南越王赵胡，說他懂得大义，南越王也十分感激朝廷派庄助去慰劳他，特意打发太子赵嬰齐来伺候汉武帝，表示他归向朝廷的誠意。汉武帝不願意让南越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。他要把南越收在統一的国家里。因此，唐蒙上书說：“南越王的車馬、旗子和皇上的式样一样。土地从东到西有一万多里。名义上是个臣下，实际上是个土皇帝。过去我們要到南越去是由长沙豫章〔就是江西省南昌市〕出发，这条路水道大多不通，难

走。现在打听到夜郎有一条大江直通南越。像汉朝这么强，巴蜀这么富，开一条道儿接通夜郎，把夜郎收过来，这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在夜郎还可以招收十多万精兵，然后多造些船，由牂牁江顺流而下，出其不意地去进攻南越。这是制服南越最好的计划。”

汉武帝对于结交夜郎、进攻南越的计划兴趣很高，就拜唐蒙为将军，吩咐他先去结交夜郎。唐蒙带领着一千个士兵和一万多个运送货物的人从长安出发。他们翻山越岭、经历过无数的困难，才到了夜郎。

夜郎是山沟里的一个部族，四周全是高山，交通非常不便，跟中原素来没有来往。临近夜郎的还有十几个部族，可都没像夜郎那么大。夜郎的首领竹多同从来没见过别的地方，他正像有些别的古时候的人一样，认为天下就是他知道的那么大的一块地方。既然夜郎是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部族，他就认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。所谓“夜郎自大”就是这个意思。赶到他见了唐蒙和他带来的许多礼物，他才开了眼界。唐蒙他们戴的帽子、穿的衣服和放在面前的绸缎等等许多东西，都是他从来没见过的。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已经叫他眼花缭乱了，一听唐蒙的话，知道汉朝的地方有那么大，汉朝人有那么多，不由得承认自己没见过世面，竹多同再也不敢自大了。

唐蒙叫竹多同向着汉朝，汉朝的皇帝就封他为侯，他的儿子也可以做县令，皇上还会派官员去帮助他治理夜郎。竹多同满口答应。他召集了附近的十几个部族的首领，说明结交

汉朝的好处。各部族的首領看見了汉朝送給夜郎的綢緞、布帛，都眼紅起來。唐蒙就把帶來的貨物，一份一份地送給他們。他們都很高興，就跟着竹多同和唐蒙訂了盟約，情願歸向汉朝。

唐蒙訂了盟約，回到长安報告經過，汉武帝就把夜郎和附近的地方改為犍為郡，另派官員去管理。他再叫唐蒙去修一條可以通車馬的大路和棧道，直通牂牁江。唐蒙再往蜀郡調動士兵和民夫動工築路。這工程非常浩大，又是非常艱苦。士兵、民夫死傷了不少。唐蒙監督得很嚴。逃走的，逮住就砍腦袋。人數不夠，還得在當地抓壯丁。臨近的老百姓受不了，全都抱怨。各種謠言也起來了。蜀郡的老百姓打算逃到別的地方去避難。

這個消息傳到了长安，汉武帝想起司馬相如熟悉蜀地情形，就派他去安撫蜀郡的老百姓。司馬相如到了那邊，一面叫唐蒙改變管理的方法，一面寫了一篇通告，好言好語地安慰當地的老百姓，說了些皇上怎麼愛護他們，他們為了築路受到痛苦，這完全不是皇上的意思等等。他又跟蜀地的上層人士結交了一番，得到了他們的諒解。雖然老百姓還得吃苦受累，可是各種謠言就慢慢地停下來了。

蜀郡的西邊、滇的北邊有十多個部族。他們的首領早已聽到了消息，說南夜郎歸附汉朝，得到了許多財物，特別是五顏六色的布帛。這會兒又聽到汉朝派大官到了蜀郡，就派人去見司馬相如。司馬相如回報汉武帝，說明西南方的部族接近蜀郡，通路也比較容易，可以設立郡縣，那要比收服南方

便得多。汉武帝就拜司馬相如为中郎将，叫他从巴蜀拿出錢和貨物作为礼品去送给这些部族的首領。

西南方别的部族听说归向汉朝可以得到礼物，紛紛地請求願意做汉朝的臣下。汉武帝派人到那边去开山、搭桥，造了几条車馬道，往西通到沫水和若水〔沫水又叫青衣水，就是大渡河；若水，就是雅龙江，下游为瀘水，也叫大渡河〕，往南通到牂牁。汉朝就在那一带設立了一个都尉，十几个县，都由蜀郡管理。

司馬相如回到长安，汉武帝格外慰劳他，当然还有賞賜。沒想到司馬相如官运不好，一来，他自己得意忘形，驕傲起来，二来，大臣們也有妒嫉他的，就有人检举他在蜀地受賄的罪状。为这个，司馬相如免了职，跟卓文君住在茂陵。

司馬相如做过大官，又有錢，住在茂陵閒着，生活挺舒服。他見卓文君沒像以前那么年輕漂亮，就跟一个茂陵的小姑娘勾搭上了，准备把她接到家里来。卓文君写了一首詩，叫《白头吟》，意思是說，“从前山誓海盟，原来想跟你白头到老，哪儿知道你到今天变了心，我只好跟你分离了。”司馬相如总算不是沒有情义的，到了儿，沒把那个小姑娘娶过来。

他住在家里也就是做做詩、弹弹琴，过着无聊文人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忽然住在长門宮里的陈阿娇派来了一个宫女，給他送来了一百斤黄金，請他帮帮忙。陈阿娇准是又出了什么事啦。

73. 长門宮

陈阿娇怎么会請司馬相如帮忙呐？司馬相如又怎么能帮助她呐？原来汉武帝爱上了卫子夫以后，阿娇的“金屋”早已变成冷宮。她老想着汉武帝祭祀灶王爷，派方士去求神仙，难道她就不能請个巫婆来替她求求神，让汉武帝回心轉意再来爱她嗎？

陈皇后听说长安城里有个巫婆，說是很有本領，能替人祈求叫他交运，也能咒詛人叫他倒霉。陈皇后就召她进宮，把她当作自己的救星。巫婆乱吹一起，說自己的法术怎么灵，皇后的事可以包在她身上，可是不能心急，祈求和咒詛都得一步步地来。陈皇后給了她不少金錢，叫她使起法术来。巫婆就召集她的一班徒弟，又是祈求又是咒詛地做起法事来了。她还天天进宮，在陈皇后房里埋着木头人，怪声怪气地念着咒語。她說这么干下去，到了一定的日子就能够叫汉武帝迷魂，专爱皇后，不爱別人。

这么胡鬧了几个月，給汉武帝知道了。他不但沒回心轉意地去爱陈皇后，反倒冒了火儿，派人拿住巫婆，叫御史大夫张湯彻底查办这件事。

张湯是当时最出名的酷吏。汉武帝因为他办起案子来，手段毒辣，杀人杀得多，特別信任他。张湯眼睛一瞪，已經吓得巫婆不敢不招认。审查完了，判了死罪，又把她的徒弟和

跟这件案子有牽連的宮女、內侍等三百多人一概處死。張湯把判決書奏明漢武帝，漢武帝全都批准，還稱贊他辦事能干。

陳皇后聽到了這個報告，吓得魂兒出了壳。幸亏漢武帝沒忘了“金屋藏嬌”的話，僅僅把她廢了，讓她搬到長門宮去住。竇太主〔漢武帝的姑媽，也是他的丈母娘〕慌忙跑到宮里，趴在漢武帝跟前，向他磕頭認錯。漢武帝趕緊還禮，好言好語地安慰她，說：“皇后干出這種事來，不得不廢，可是我決不會叫她吃苦。她住在長門宮，一切供應像在上宮一樣。”竇太主謝過了漢武帝，走了。

竇太主回到家里，假裝害起病來。漢武帝想起自己是竇太主一手提拔起來的。要是沒有竇太主把阿嬌嫁給他，不在漢景帝跟前說好話，他哪兒有做太子的分兒，哪兒能有今天；他忘不了她的好處。因此，他一聽到竇太主病了，就親自去看她，殷殷勤勤地問她需要什么。

竇太主抽抽搭搭地說：“皇上這麼顧到我，我還能要求什麼呢？要是皇上能夠湊空到我這兒來走走，讓我有機會向皇上上壽，我就是死了也甘心。”漢武帝說：“就怕太打擾太主。請您好好休養，病好了，我一定再來。”

過了幾天，漢武帝又去看竇太主。竇太主也真會玩兒，她換上一套奴婢的衣服，前面還系着一條短圍裙，打扮得像個做飯的丫頭，就這麼出來迎接漢武帝。漢武帝見了，笑着說：“請你家主人翁出來。”竇太主一聽，臊得連耳朵都紅了，不由得趴在地下磕頭，說：“我知道自己太不正經。我辜負了皇上的大恩，犯了死罪。請皇上懲辦吧。”漢武帝還是笑着說：“太主不

必这样。我真要見見主人翁，請他出来吧。”

这时候寶太主的丈夫堂邑侯陈午早已死了，主人翁又是誰呢？原来寶太主养了一个弄儿叫董偃。董偃的母亲是卖珠子花儿的，常到寶太主家去兜生意。有时候还带着她儿子董偃一块儿去。寶太主瞧見这孩子长得挺不错，人又伶俐，就問他母亲：“这孩子多大啦？念书沒有？”“十三岁了，做小买卖的人家哪儿有念书的福气。”寶太主就說：“怪招人疼的孩子，怎么不給他念书呢？要是你願意的話，我倒想帮帮他。”娘儿俩感激得直磕头。董偃就这么留在寶太主家里。

寶太主請老师教他讀書、写字、做算术、騎馬、射箭、駕車等这几門功課。董偃很聪明，又用功，学了几年，很不错。他不但功課好，而且很能做事，伺候寶太主也非常周到。后来堂邑侯陈午害病死了，出殯、安葬等一切事务全靠董偃协助办理。寶太主更觉得少了他不行。她怕人家說閑話，就拿出錢財賞給家里的人和宫里、宫外的底下人，甚至連大臣也有得到好处的。

董偃結交的朋友当中有一个叫袁叔，他对董偃說：“你这么私底下伺候着太主，要是皇上責問起你来，你还有命嗎？”董偃慌慌忙忙請求袁叔想个办法。袁叔說：“我早就替你想过了。文帝的庙在城东南，皇上出来祭祀的时候沒有地方休息，更不能过夜。太主的长門园离庙不远。你去請求太主把长門园獻給皇上，皇上准能高兴。他知道了这是你出的主意，他也会喜欢你的。那你就不用再担心了。”

董偃向寶太主一說，寶太主完全同意。当天就上书献出

了长門园。汉武帝果然挺高兴，把长門园修建了一下，改为长門宮。

公元前 130 年(汉武帝 11 年)，汉武帝因为陈皇后阿娇叫巫婆在宫里捣鬼，就把陈皇后废了，让她住在长門宮。为了这件事，竇太主向汉武帝請罪，汉武帝反倒显着亲热，常去瞧瞧她。

这一次汉武帝笑着請主人翁出来相見。董偃赶紧出来趴在地下，說：“厨子臣偃冒着死罪，拜見皇上。”汉武帝叫他换上衣服，一块儿喝酒，还口口声声地管他叫主人翁。汉武帝临走的时候，竇太主拿出許多金銀綢緞請汉武帝分別賞給随从的大臣們。打这儿起，董偃放大了胆子，堂而皇之地跟大臣們有来有往。竇太主有的是錢財，只要董偃能去結交朋友，需要花費多少，竇太主就能供給他多少。大伙儿瞧見董偃这么慷慨，又是竇太主的心腹，連皇上都管他叫主人翁，就都爭前恐后地投到他的門下来。董偃就这么变成了长安城里最紅的紅人。人們向他奉承还来不及，誰还敢說他的坏話？大伙儿都尊他为董君。

有时候竇太主带着董君到宮里去見汉武帝，汉武帝对他很好，还跟他一块儿玩儿。董君也真会巴結。他伺候汉武帝在上林园里打猎、跑馬、賽狗、斗鸡、踢球也伺候得很好。汉武帝越来越喜欢他。

有一天，汉武帝在宣室〔未央宮前殿的正房，宣布政策和文教用的〕摆下酒席特意請請竇太主和董偃。汉武帝吩咐一个大臣領着董偃到宣室来。門外拿着长戟站崗的正是那位所